

楚

寶

楚實卷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湘鄉洪業嘉較訂

名將

鬬廉

鬬廉字射師楚大夫也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子使韓  
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適朔將巴客以聘于  
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

使遼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闕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闕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四十年，楚屈瑕將盟，馱軫、鄧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官名曰：「患之。」闕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不敢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左氏傳曰：楚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正而享之。騶甥、鴟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亾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蚤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明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鄧國考

按鄧鬲姓侯爵今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卽春秋鄧國地也蓋楚伐申過鄧是時楚都在今荊州申在今信陽楚出荊州抵信陽其道必經襄陽以是言之鄧爲襄陽地無疑矣况鄧爲鄧南部今鄧在棗陽去鄧不遠則鄧亦襄陽也若河南鄧州或亦鄧國地因以鄧爲名耳

巴子考

巴姬姓子爵地在巴羆卽今重慶府府城東卽巴

江、閩、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  
又、有、渝、水、有、海、棠、溪、皆、賈、人、所、居、銳、氣、善、舞、漢、高、  
祖、詔、樂、府、習、之、世、稱、巴、渝、舞、是、也、

隨、絞、州、考

隨、姻、姓、侯、爵、在、漢、之、東、今、隨、州、是、也、在、隋、唐、爲、漢、  
東、罷、其、地、因、山、爲、罷、巖、石、隘、險、道、路、交、錯、自、棗、陽、  
至、厲、山、九、十、九、回、皆、智、謀、之、士、多、談、漢、東、險、阻、如、  
兵、家、詭、伏、奇、計、又、言、有、括、囊、之、勢、易、入、而、難、出、  
絞、在、隨、國、之、南、州、在、南、罷、率、容、縣、東、

黎在今鳳陽壽州、黎與英六皆臯陶之後、又云英  
卽黎也、臧文仲聞六與黎爲楚所滅、曰臯陶庭堅  
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聖楷按、高  
書有言、臯陶至德也、其後英、黎先亾、劉璣之  
際、英布黜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矍凡  
人能無咎乎、嗟乎、爲刑官者、亦當惻然于此矣、

樂伯

樂伯楚大夫。晉楚戰于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

聖楷曰吳越春秋稱黃帝之後楚有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不見父母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按大易黃帝始作弧矢而弧父乃以其射著是射法又始于楚也如樂伯之射麋麗龜熊渠子之飲金沒羽養由基之穿楊貫札皆絕倫一時夫豈無所自哉射法始于楚人多不知。

養由基

養由基字養叔爲楚宮廐尹。共王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其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

謂詰朝死之命

爲國故子必

射乃射再發盡瘞叔山也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  
乃止三十一年共王卒吳侵楚養山塹奔命子庚以  
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  
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  
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周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  
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  
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  
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者

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  
發不中前功盡矣。聖楷曰使養叔而奉斯言可  
以爲大將。

淮南子曰楚廷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  
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  
而往未之發猿擁樹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  
按莊王當作共王尸子射蜻蛉亦作莊王非  
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先之  
也。聖楷按以石爲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

遠而不知有熊渠子養由基王元美先輩中號博  
雅者亦詆王克論衡誤以熊渠子爲養由基蓋充  
所據者呂氏耳但充謂養由基射晉侯中目則誠  
可笑以此見記問之學亦非易也

景陽

景陽楚頃襄王將也。燕惠七年，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

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  
楚師乃還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於楚楚遣  
將軍景陽救之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淮南子曰顏喙張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  
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  
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  
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  
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

聖楷曰史記稱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

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  
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是時急邯鄲之難者趙有毛  
先生奉銅盤歃血傳舍子李同以三千人赴敵公  
孫龍夜駕勸平原勿請封魏則有夷門監刎頸以  
送公子如姬盜晉鄙兵符朱亥袖四十斤鐵椎許  
多奇人奇事又得楚將如景陽者與春申君並驅  
湊合卒却秦軍存趙祀功垂名立稱絕千古天下  
士固不易識也



次飛

次飛者楚人也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飛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飛攘臂祛袂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得活楚王聞之仕之執圭

水經注曰江水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嬰洲下揚子洲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荆次飛濟此遇兩

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按、楊、子、洲、在、華、容、縣、東、  
北、三、十、里、有、荆、次、飛、廟、

儉客

楚有善爲儉者，聞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乃往見。曰：聞君好技道之士，臣儉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服，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儉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子發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儉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儉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使入，躡之曰：卒有出。

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  
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  
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  
取吾頭矣卽旋師而去

聖楷曰偷客卽刺客也其術本飛天夜又其人多  
傑異之流如左傳萃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  
起之唐紅線女子皆是此術又若韓魏公駐兵延  
安忽中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遂褰帷魏公起坐  
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

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時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隄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張魏公浚在秀州。議討苗劉。一夕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

執其手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  
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  
俛而不答乃攝衣登屋屋瓦無聲月明之下其去  
如飛翌日公斬死囚徇衆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  
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按此二客畧同二公處之  
亦各有善處

李通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羈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糒。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

衆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太碑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章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



大授、亾、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  
曾、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疆、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  
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毘、  
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  
之、地、攻、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  
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  
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  
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死、時、年、四、十、二、  
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管、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

人、懷、異、心、通、乘、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  
蚤、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  
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  
中、郎、將、以、寵、異、焉、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馬謖

馬謖字幼常，馬良之弟也。以荊州從事隨先王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趙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王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空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還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臨

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明公猶父願深惟  
殛。鯨。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謾。雖。死。無。恨。  
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  
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魯。楚。殺。得。臣。然  
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  
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  
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  
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謾送之數十

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義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宐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聞得臣

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  
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  
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謾之不可大  
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謾之  
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  
任隨罷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  
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鶴林玉露曰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  
城爲下義戰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

用秦穰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謾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于黃老，孔明之學出于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爲，尤非也。

聖楷曰：按王平傳，街亭之役，平爲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及大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寇率

將士而還丞相亮以此特見崇顯平生畏戎旅手  
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  
不失其指由此觀之善用兵者固不在多識字侈  
談說也謾之違衆自用皆由言過其實好勝者鮮  
有不敗可不戒哉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羈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氏菴反叛太守張損戰沒羈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勵於是

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  
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  
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  
爲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對曰  
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顥壯之  
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  
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  
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  
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

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時流人鄧定據漢中，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羆守共謀，進取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又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叅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旣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

羅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邈、  
不尅、光乞師於氏王楊茂、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  
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揚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  
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  
光、內與邈同、光弗之知也、遣忠、援率衆助邈、邈與難  
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  
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  
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  
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

悲泣遠近傷惜之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  
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  
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  
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聖楷曰張光謨信晉逸再失漢中不爲無罪也然  
其忠勇固自足取長岐之戰南陽太守衛展說弘  
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旣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  
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  
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及光爲梁州時弘已死

矣○使○弘○而○在○南○服○之○威○相○為○應○援○安○得○復○失○漢○中○哉○孤○城○力○盡○乃○喻○登○仙○可○為○歎○息○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罷將督見鄉  
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  
逆太守弓欽禿灑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衆討之  
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  
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  
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灑  
陽縣而質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

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  
敏前鋒。敏第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  
進討。破之。敏恢旣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  
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  
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  
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  
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  
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  
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荻。毀



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鉞、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闔晉鄭進皆

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橰、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聞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龔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用從弟庾代侃爲荊州、庾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庾曰、曾是猾賊、外云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宐大部分未可便西、庾性矜厲、自用不聽、曾等果馳還、庾乃遣伺、歸裁至壘。

卽爲曾等所圍時侃故將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  
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  
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諷弩忽噤不  
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凌開  
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鋌摘伺伺  
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忝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  
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  
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  
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自首者今吾年六十

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餽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餽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劄而卒。因葬餽山。

聖楷曰：朱伺固勇忍之將哉。然不遇陶荊州。其功名亦無由立也。沔口之敗。卒能力戰。以免陶公于難。士感知己。豈不信然。若夫預料杜曾逆命不殺馬儒妻。孥慷慨去就。太興諸將未易及矣。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白衣隨王玄墓伐蠻，每戰輒有禽獲。玄墓甚奇之，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叅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虜王義宣反，又隨玄墓出梁山，有功。大明末，除宣威將軍，隨虜太守。未行，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將陳慶領舸於湖，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

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  
赭圻南賊屯龍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  
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  
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空斷截使其首尾周  
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  
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  
陽同逆爲劉劭所攻南賊遣龐孟蚪率軍助琰劉劭  
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  
曰孟蚪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

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殄○興○世○  
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勛○分○  
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  
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興○世○  
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  
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彼○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  
據○地○旣○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  
洞○泝○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  
夫○不○能○過○也○其○夜○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

口過雒尾賊覺乃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  
典世夕任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探領七  
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  
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  
之興世禁曰賊來尙遠而氣盛矢驟驟旣易盡盛亦  
易衰此宵劄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  
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洞沚興世乃命壽寂之任  
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  
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



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霽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顓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乃遣顓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

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  
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顓營悉虜  
其資寶賊衆大敗劉胡棄軍遁走顓亦奔散興世率  
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左軍將軍封作唐縣侯  
食邑千戶泰豫元年爲雍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順  
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  
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  
常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  
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云興世薨撤而後行興世子

欣泰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沈約曰兵因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宗愨

宗愨字元幹，世居江陵。叔父炳，高尚不仕。愨年少時，炳問其志，愨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卽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愨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愨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愨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恭與綺交私，通愨殺恭。綺

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  
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隨交州刺史檀和  
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  
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  
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  
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  
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  
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  
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爲隨縣太守攻破雍州蠻

及南新羆蠻羣蠻由是喪服孝武卽位封洮陽侯功  
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先是鄉人庾業家  
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飲  
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  
長史帶梁羆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卒贈征西  
將軍謚曰肅侯

宋紀曰宗慤爲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  
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以至之宋世諸皇子  
爲方鎮者多幼時至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

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愨爲豫州，臨安吳喜爲典籤，愨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張欣泰

張欣泰字義亨，宋左衛將軍興世之子。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父興世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羈，欣泰悉封家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蚤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



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勅、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楸、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饗、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可、恥、彼、凶、

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恭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

城欣泰爲軍至。隋崔慧景救援欣泰，移書責之。虜旣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嫖大寶，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虜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疋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與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

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義  
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隨魏軍  
事。雍州刺史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  
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廢東昏，不克，伏誅。欣泰少時  
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  
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  
年四十六。

張融傳曰：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  
父與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與

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與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時融爲竟陵王長史。欣時卒。得免。死云。

鄧元起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齊力過人  
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仕齊累遷武寧太  
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起援焉蠻帥田孔明  
附于魏自號鄧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  
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  
散走仍戍三關鄧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累  
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  
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

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餘人。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元起乃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尅。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卽日治嚴上道。率衆與武帝會於夏口。齊和帝卽位。武帝命元起進據南堂。西渚以逼郢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遷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圍。

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始之官，初義師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畧開門以待。先是蜀人多逃，至是出投。元起皆稱義兵。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



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齊退率富民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地廢耕，農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附。元起送季連于建康，武帝論平蜀勳，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元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峻潔，元濟善謀，相須爲善政。又元起尅季連時，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性能飲。

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焉。元起舅子梁稔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稱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元濟政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養。詔許之。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畧無遺者。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

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

懿之子懿爲東昏所殺，故云。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爲冠軍。

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關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空乎？

璽楷曰：初劉季連爲南甌太守，不禮於元起，都錄宋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

益州臨躡豈辨遠遣迎侯道琛請先使檢校綠路  
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  
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  
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  
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  
亦以爲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聚兵拒元起  
收朱道琛殺之由此以觀季連之阻兵朱道琛激  
變之也及元起治益州用庾黔婁蔣元濟政聲頗  
著又以梁矜孫之譁踈斥二人卒死淵藻之手甚

矣。小人之言與我敗德不可不慎也。且李膺以濟  
令而猝辦軍資三萬斛。羅研以故吏而詣闕訟寃。  
皆奇士也。而元起俱置不用。可勝歎哉。併附錄于  
後。

南史曰：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辨。元起平蜀，辟為主  
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園桑度田，勞擾  
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  
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  
寔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

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  
若令家有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  
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  
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大通二年爲散  
騎侍郎卒官蜀士以文達者惟研與同程李膺膺  
字公胤有才辨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至薄使至  
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管李膺對曰今勝  
管問其故對曰管事桓靈之至今逢堯舜之君帝  
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

楚寶

入

益州記三卷行于世

杜崩

杜崩其先自北隄南居於雍州之襄陽

晉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

子孫因家焉父懷寶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立軍功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寶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



位至西荊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疑其人也會疑改葬父祖帝勅圖墓者惡爲之逾年而疑卒崩疑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新與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龔等夜歸於元帝元帝以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王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崩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

刺史嚴超遠于秦氍王僧辯令崩赴援陳武帝亦自  
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于士林武帝令彊弩射元建  
衆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人元  
建遁時元帝執王琳于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于長  
沙反元帝徵崩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  
敗之後納等降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于硤口旋  
鎮造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覬苗裔家傳學業世  
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開清靜  
奄致殞喪惻愴予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

聖○指○曰○史○稱○杜○崩○識○機○變○之○理○知○而○背○之○豈○加○以○  
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卒○爲○中○興○功○臣○誠○然○哉○嘗○考○  
杜○氏○之○先○功○名○甚○永○自○疑○見○忌○於○元○帝○遂○凶○圖○其○  
篡○而○子○孫○亦○漸○凋○喪○無○餘○青○烏○之○說○信○有○徵○乎○抑○  
入○謀○或○有○未○至○也○其○後○惟○龔○驍○勇○可○與○疑○匹○然○旣○  
爲○王○僧○辯○之○得○陳○霸○先○決○無○留○龔○之○事○龔○何○不○智○  
而○求○降○耶○故○古○今○名○將○未○有○不○智○而○能○勇○者○余○因○  
疑○崩○而○深○惜○夫○龔○後○之○爲○將○者○可○以○思○去○就○矣○

張彪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爲防閣，後爲中兵。恭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忝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

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  
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  
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  
死復奉表死帝甚喜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  
厚引爲爪牙與杜龔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  
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  
劉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得長史謝岐居守會僧  
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  
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

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

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舊。刳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刳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刳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

昭、達、殞、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  
離、揚、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  
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揚、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  
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  
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揚、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  
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與、  
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夫、皆、爲、時、所、重、異、楊、氏、天、水、  
人、散、騎、常、侍、皁、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  
因、亂、爲、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鑿、泰、等、翻、背、刊、



吳、關、門、爲、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至、臣、若、爲、  
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聖、楷、曰、張、彪、踪、迹、甚、奇、然、奇、不、在、起、兵、取、富、貴、奇、  
在、一、受、僧、辯、之、知、遂、始、終、爲、梁、而、死、真、烈、丈、夫、也、  
其、妻、與、犬、又、能、出、此、二、奇、以、助、之、千、古、生、色、論、者、  
謂、記、傳、所、陳、無、以、復、加、此、異、信、然、哉、